

笑傲江湖

金庸

笑傲江湖

第二集

金 庸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笑傲江湖 (二)/金庸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
知三联书店, 1994.5 (1995.8 重印)(1996.2 重印)
(1996.11 重印)
(金庸作品集;29)
ISBN 7-108-00663-4

I . 笑… II . 金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-中国-现代 ②长篇小
说-中国-现代 IV . I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2574 号

目 录

十一	聚气	405
十二	围攻	445
十三	学琴	495
十四	论杯	541
十五	灌药	575
十六	注血	607
十七	倾心	637
十八	联手	695
十九	打赌	733
二十	入狱	771



迷迷糊糊之中，但觉胸口烦恶，全身气血倒转，说不出的难受，过了良久，神智渐复，只觉身子似乎在一只火炉中烧烤，忍不住呻吟出声，听得有人喝道：“别作声。”

十一 聚气

令狐冲向厅内瞧去，只见宾位上首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瘦削老者，右手执着五岳剑派令旗，正是嵩山派的仙鹤手陆柏。他下首坐着一个中年道人，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，从服色瞧来，分别属于泰山、衡山两派，更下手又坐着三人，都是五、六十岁年纪，腰间所佩长剑均是华山派的兵刃，第一人满脸戾气，一张黄焦焦的面皮，想必是陆大有所说的那个封不平。师父和师娘坐在主位相陪。桌上摆了清茶和点心。

只听那衡山派的老者说道：“岳兄，贵派门户之事，我们外人本来不便插嘴。只是我五岳剑派结盟联手，共荣共辱，要是有一派处事不当，为江湖同道所笑，其余四派共蒙其羞。适才岳夫人说道，我嵩山、泰山，衡山三派不该多管闲事，这句话未免不对了。”这老者一双眼睛黄澄澄地，倒似生了黄胆病一般。

令狐冲心下稍宽：“原来他们仍在争执这件事，师父并未屈服让位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鲁师兄这么说，那是咬定我华山派处事不当，连累贵派的声名了？”

衡山派这姓鲁的老者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素闻华山派宁女侠是太上掌门，往日在下也还不信，今日一见，才知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岳夫人怒道：“鲁师兄来到华山是客，今日我可不便得罪。只不过衡山派一位成名的英雄，想不到却会这般胡言乱语，下次见

到莫大先生，倒要向他请教。”那姓鲁老者冷笑道：“只因在下是客，岳夫人才不能得罪，倘若这里不是华山，岳夫人便要挥剑斩我的人头了，是也不是？”岳夫人道：“这却不敢，我华山派怎敢来理会贵派门户之事？贵派中人和魔教勾结，自有嵩山派左盟主清理，不用敝派插手。”

衡山派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双双死于衡山城外，江湖上皆知是嵩山派所杀。她提及此事，一来揭衡山派的疮疤，二来讥刺这姓鲁老者不念本门师兄弟被杀之仇，反和嵩山派的人物同来跟自己夫妇为难。那姓鲁老者脸色大变，厉声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哪一派中没有不肖弟子？我们今日来到华山，正是为了主持公道，相助封大哥清理门户中的奸邪之辈。”

岳夫人手按剑柄，森然道：“谁是奸邪之辈？拙夫岳不群外号人称‘君子剑’，阁下的外号叫作甚么？”

那姓鲁老者脸上一红，一双黄澄澄的眼睛对着岳夫人怒目而视，却不答话。

这老者虽是衡山派中的第一代人物，在江湖上却无多大名气，令狐冲不知他来历，回头问劳德诺道：“这人是谁？匪号叫作甚么？”他知劳德诺带艺投师，拜入华山派之前在江湖上历练已久，多知武林中的掌故轶事。劳德诺果然知道，低声道：“这老儿叫鲁连荣，正式外号叫作‘金眼雕’。但他多嘴多舌，惹人讨厌，武林中人背后都管他叫‘金眼乌鸦’。”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这不雅的外号虽然没人敢当面相称，但日子久了，总会传入他耳里。师娘问他外号，他自然明白指的决不会是‘金眼雕’而是‘金眼乌鸦’。”

只听得鲁连荣大声道：“哼，甚么‘君子剑’？‘君子’二字之上，只怕得再加上一个‘伪’字。”令狐冲听他如此当面侮辱师父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叫道：“瞎眼乌鸦，有种的给我滚了出来！”

岳不群早听得门外令狐冲和劳德诺的对答，心道：“怎地冲儿下峰来了？”当即斥道：“冲儿，不得无礼。鲁师伯远来是客，你怎可没上没下的乱说？”

鲁连荣气得眼中如要喷出火来，华山大弟子令狐冲在衡山城中胡闹的事，他是听人说过的，当即骂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在这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的小子！华山派门下果然是人才济济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不错，我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，结识的婊子姓鲁！”

岳不群怒喝：“你……你还在胡说八道！”令狐冲听得师父动怒，不敢再说，但厅上陆柏和封不平等已忍不住脸露微笑。

鲁连荣倏地转身，左足一抬，砰的一声，将一扇长窗踢得飞了出去。他不认得令狐冲，指着华山派群弟子喝道：“刚才说话的是哪一只畜生？”华山群弟子默然不语。鲁连荣又骂：“他妈的，刚才说话的是哪一只畜生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刚才是你自己在说话，我怎知是甚么畜生？”鲁连荣怒不可遏，大吼一声，便向令狐冲扑去。

令狐冲见他来势凶猛，向后跃开，突然间人影一闪，厅堂中飘出一个人来，银光闪烁，铮铮有声，已和鲁连荣斗在一起，正是岳夫人。她出厅，拔剑，挡架，还击，一气呵成，姿式又复美妙之极，虽是极快，旁人瞧在眼中却不见其快，但见其美。

岳不群道：“大家是自己人，有话不妨慢慢的说，何必动手？”缓步走到厅外，顺手从劳德诺腰边抽出长剑，一递一翻，将鲁连荣和岳夫人两柄长剑压住。鲁连荣运劲于臂，向上力抬，不料竟然纹丝不动，脸上一红，又再运气。

岳不群笑道：“我五岳剑派同气连枝，便如自家人一般，鲁师兄不必和小孩子们一般见识。”回过头来，向令狐冲斥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，还不快向鲁师伯赔礼？”

令狐冲听了师父吩咐，只得上前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鲁师伯，弟子瞎了眼，不知轻重，便如臭乌鸦般哑哑乱叫，污蔑了武林高人的声誉，当真连畜生也不如。你老人家别生气，我可不是骂你。臭乌鸦乱叫乱噪，咱们只当他是放屁！”他臭乌鸦长、臭乌鸦短的说不个不休，谁都知他又是在骂鲁连荣，旁人还可忍住，岳灵珊已咕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岳不群感到鲁连荣接连运了三次劲，微微一笑，收起长剑，交还给劳德诺。鲁连荣剑上压力陡然消失，手臂向上急举，只听得当当两声响，两截断剑掉在地下，他和岳夫人手中都只剩下了半截断剑。他正在出力和岳不群相拚，这时运劲正猛，半截断剑向上疾挑，险些劈中了自己额角，幸好他膂力甚强，这才及时收住，但已闹得手忙脚乱，面红耳赤。

他嘶声怒喝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两个打一个！”但随即想到，岳夫人的长剑也被岳不群以内力压断，眼见陆柏、封不平等人均已出厅观斗，人人都看得出来岳不群只是劝架，请二人罢手，却无偏袒。但妻子的长剑被丈夫压断并无干系，鲁连荣这一下却无论如何受不了。他又叫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右足重重一顿，握着半截断剑，头也不回的急冲下山。

岳不群压断二人长剑之时，便已见到站在令狐冲身后的桃谷六仙，只觉得这六人形相非常，甚感诧异，拱手道：“六位光临华山，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”桃谷六仙瞪眼瞧着他，既不还礼，也不说话。令狐冲道：“这位是我师父，华山派掌门岳先生……”

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封不平插口道：“是你师父，那是不错，是不是华山派掌门，却要走着瞧了。岳师兄，你露的这手紫霞神功可帅的很啊，可是单凭这手气功，却未必便能执掌华山门户。谁不知道华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，剑派剑派，自然是以剑为主。你一味练气，那是走入魔道，修习的可不是本门正宗心法了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封兄此言未免太过。五岳剑派都使剑，那固然不错，可是不论哪一门、哪一派，都讲究‘以气御剑’之道。剑术是外学，气功是内学，须得内外兼修，武功方克得有小成。以封兄所言，倘若只是勤练剑术，遇上了内家高手，那便相形见绌了。”

封不平冷笑道：“那也不见得。天下最佳之事，莫如九流三教、医卜星相、四书五经、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，事事皆精，万法也好，枪法也好，无一不是出人头地。可是世人寿命有限。哪能容得你每一门都去练上一练？一个人专练剑法，尚且难精，又怎能分心去练别的功夫？我不是说练气不好，只不过咱们华山派的正宗武学乃是剑术。你要涉猎旁门左道的功夫，有何不可，去练魔教的‘吸星大法’，旁人也还管你不着，何况练气？但寻常人贪多务得，练坏了门道，不过是自作自受，你眼下执掌华山一派，这般走上了歪路，那可是贻祸子弟，流毒无穷。”

令狐冲心中猛地闪过一个念头：“风太师叔只教我练剑，他……他多半是敛宗的。我跟他老人家学剑，这……这可错了吗？”霎时间毛骨悚然，背上满是冷汗。

岳不群微笑道：“‘贻祸子弟，流毒无穷’，却也不见得。”

封不平身旁那个矮子突然大声道：“为甚么不见得？你教了这么一大批没个屁用的弟子出来，还不是‘贻祸子弟，流毒无穷’？封师兄说你所练的功夫是旁门左道，不配做华山派的掌门，这话一点不错，你到底是自动退位呢？还是吃硬不吃软，要叫人拉下位来？”

这时陆大有已赶到厅外，见大师哥瞧着那矮子，脸有疑问之色，便低声道：“先前听他们跟师父对答，这矮子名叫成不忧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成兄，你们‘剑宗’一支，二十五年前早已离开本门，自认不再是华山派弟子，何以今日又来生事？倘若你们自认功夫了得，不妨自立门户，在武林中扬眉吐气，将华山派压了下

来，岳某自也佩服。今日这等噜唆不清，除了徒伤和气，更有何益？”

成不忧大声道：“岳师兄，在下和你无怨无仇，原本不必伤这和气。只是你霸占华山派掌门之位，却教众弟子练气不练剑，以致我华山派声名日衰，你终究卸不了重责。成某既是华山弟子，终不能袖手旁观，置之不理。再说，当年‘气宗’排挤‘剑宗’，所使的手段实在不明不白，殊不光明正大，我‘剑宗’弟子没一个服气。我们已隐忍了二十五年，今日该得好好算一算这笔帐了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本门气宗剑宗之争，由来已久。当日两宗玉女峰上比剑，胜败既决，是非亦分。事隔二十五年，三位再来旧事重提，复有何益？”

成不忧道：“当日比剑胜败如何，又有谁来见？我们三个都是‘剑宗’弟子，就一个也没见。总而言之，你这掌门之位得来不清不楚，否则左盟主身为五岳剑派的首领，怎么他老人家也会颁下令旗，要你让位？”岳不群摇头道：“我想其中必有蹊跷。左盟主向来见事极明，依情依理，决不会突然颁下令旗，要华山派更易掌门。”成不忧指着五岳剑派的令旗道：“难道这令旗是假的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令旗是不假，只不过令旗是哑巴，不会说话。”

陆柏一直旁观不语，这时终于插口：“岳师兄说五岳令旗是哑巴，难道陆某也是哑巴不成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不敢，兹事体大，在下当面谒左盟主后，再定行止。”陆柏阴森森的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岳师兄毕竟是信不过陆某的言语了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不敢！就算左盟主真有此意，他老人家也不能单凭一面之辞，便传下号令，总也得听听在下的言语才是。再说，左盟主为五岳剑派盟主，管的是五派所共的大事。至于泰山、恒山、衡山、华山四派自身的门户之事，自有本派掌门人作主。”

成不忧道：“哪有这么许多噜唆的？说来说去，你这掌门人

之位是不肯让的了，是也不是？”他说了“不肯让的了”这五个字后，刷的一声，已然拔剑在手，待说那“是”字时便刺出一剑，说“也”字时刺出一剑，说“不”字时刺出一剑，说到最后一个“是”字时又刺出一剑，“是也不是”四个字一口气说出，便已连刺了四剑。

这四剑出招固然捷迅绝伦，四剑连刺更是四下凌厉之极的不同招式，极尽变幻之能事。第一剑穿过岳不群左肩上衣衫，第二剑穿过他右肩衣衫，第三剑刺他左臂之旁的衣衫，第四剑刺他右肋旁衣衫。四剑均是前后一通而过，在他衣衫上刺了八个窟窿，剑刃都是从岳不群身旁贴肉掠过，相去不过半寸，却没伤到他丝毫肌肤，这四剑招式之妙，出手之快，拿捏之准，势道之烈，无一不是第一流高手的风范。华山群弟子除令狐冲外尽皆失色，均想：“这四剑都是本派剑法，却从来没见过师父用过。‘剑宗’高手，果然不凡。”

但陆柏、封不平却对岳不群更是佩服。眼见成不忧连刺四剑，每一剑都是狠招杀着，剑剑能致岳不群的死命，但岳不群始终脸露微笑，坦然而受，这养气功夫却尤非常人所能。成不忧等人来到华山，摆明了要夺掌门之位，岳不群入再厚道，也不能不防对方暴起伤人，可是他不避不让，满不在乎的受了四剑，自是胸有成竹，只须成不忧一有加害之意，他便有克制之道。在这间不容发的瞬息之间，他竟能随时出手护身克敌，则武功远比成不忧为高，自可想而知。他虽未出手，但慑人之威，与出手致胜已殊无二致。

令狐冲眼见成不忧所刺的四剑，正是后洞石壁所刻华山派剑法中的一招招式，他将之一化为四，略加变化，似乎四招截然不同，其实只是一招，心想：“剑宗的招式再奇，终究越不出石壁上所刻的范围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成兄，拙夫总是瞧着各位远来是客，一再容让。你已在他衣上刺了四剑，再不知趣，华山派再尊敬客人，总也有止境。”

成不忧道：“甚么远来是客，一再容让？岳夫人，你只须破得我这四招剑法，成某立即乖乖的下山，再也不敢上玉女峰一步。”他虽然自负剑法了得，然见岳不群如此不动声色，倒也不敢向他挑战，心想岳夫人在华山派中虽也名声不小，终究是女流之辈，适才见到自己这四剑便颇有骇然色变之态，只须激得她出手，定能将她制住，那时岳不群或者心有所忌，就此屈服，或者章法大乱，便易为封不平所乘了，说着长剑一立，大声道：“岳夫人请。宁女侠乃华山气宗高手，天下知闻。剑宗成不忧今日领教宁女侠的气功。”他这么说，竟揭明了要重作华山剑气二宗的比拼。

岳夫人虽见成不忧这四剑招式精妙，自己并无必胜把握，但他这等咄咄逼人，如何能就此忍让？刷的一声，抽出了长剑。

令狐冲抢着道：“师娘，剑宗练功的法门误入歧途，岂是本门正宗武学之可比？先让弟子和他斗斗，倘若弟子的气功没练得到家，再请师娘来打发他不迟。”他不等岳夫人允可，已纵身拦在她身前，手中却握着一柄顺手在墙边捡起来的破扫帚。他将扫帚一晃一晃，向成不忧道：“成师傅，你已不是本门中人，甚么师伯师叔的称呼，只好免了。你如迷途知返，要重投本门，也不知我师父肯不肯收你。就算我师父肯收，本门规矩，先入师门为大，你也得叫我一声师兄了，请请！”倒转了扫帚柄，向他一指。

成不忧大怒，喝道：“臭小子，胡说八道！你只须挡得住我适才这四剑，成不忧拜你为师。”令狐冲摇头道，“我可不收你这个徒弟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成不忧已叫道：“拔剑领死！”令狐冲道：“真气所至，草木皆是利剑。对付成兄这几招不成气候的招数，又何必用剑？”成不忧道：“好，是你狂妄自大，可不能怨我出

手狠辣！”

岳不群和岳夫人知道这人武功比令狐冲可高得太多，一柄扫帚管得甚用？以空手挡他利剑，凶险殊甚，当下齐声喝道：“冲儿退开！”

但见白光闪处，成不忧已挺剑向令狐冲刺出，果然便是适才曾向岳不群刺过的那一招。他不变招式，一来这几招正是他生平绝学，二来有言在先，三来自己旧招重使，显得是让对方有所准备，双方各有所利，扯了个直，并非单是自己在兵刃上占了便宜。

令狐冲向他挑战之时，早已成竹在胸，想好了拆招之法，后洞石壁上所刻图形，均是以奇门兵刃破剑，自己倘若使剑，此刻独孤九剑尚未练成，并无必胜之方，这柄破扫帚却正好当作雷震挡，眼见成不忧长剑刺来，破扫帚便往他脸上扫了过去。

令狐冲这一下却也甘冒极大凶险，雷震挡乃金钢所铸，扫上了不死也必受伤，如果他手中所持真是雷震挡，这一扫妙到颠毫，对方自须回剑自救，但这把破扫帚却又有甚么胁敌之力？他内力平常，甚么“真气所至，草木即是利剑”云云，全是信口胡吹，这一扫帚便扫在成不忧脸上，最多也不过划出几条血丝，有甚大碍？可是成不忧这一剑，却在他身上穿膛而过了。只是他料想对手乃前辈名宿，决不愿自己这柄沾满了鸡粪泥尘的破扫帚在他脸上扫上一下，纵然一剑将自己杀了，也难雪破帚扫脸之耻。

果然众人惊呼声中，成不忧偏脸闪开，回剑去斩扫帚。

令狐冲将破帚一搭，避开了这剑。成不忧被他一招之间即逼得回剑自救，不由得脸上一热，他可不知令狐冲破扫帚这一扫，其实是魔教十余位高手长老，不知花了多少时光，共同苦思琢磨，才创出来克制他这一招的妙着，实是呕心沥血、千锤百练的力作，还道令狐冲乱打误撞，竟然破解了自己这一招。他恼怒之下，第二剑又已刺出，这一剑可并非按着原来次序，却是本来刺

向岳不群腋下的第四剑。

令狐冲一侧身，帚交左手，似是闪避他这一剑，那破帚却如闪电般疾穿而出，指向成不忧前胸。帚长剑短，帚虽后发，却是先至，成不忧的长剑尚未圈转，扫帚上的几根竹丝已然戳到了他胸口。令狐冲叫道：“着！”嗤的一声响，长剑已将破帚的帚头斩落。但旁观众高手人人看得明白，这一招成不忧已然输了，如果令狐冲所使的不是一柄竹帚，而是钢铁所铸的雷震挡、九齿钉耙、月牙铲之类武器，成不忧胸口已受重伤。

对方若是一流高手，成不忧只好撒剑认输，不能再行缠斗，但令狐冲明明只是个二代弟子，自己败在他一柄破扫帚下，颜面何存？当下刷刷连刺三剑，尽是华山派的绝招，三招之中，倒有两招是后洞石壁上所刻。另一招令狐冲虽未见过，但他自从学了独孤九剑的“破剑式”后，于天下诸种剑招的破法，心中都已有了些头绪，闪身避开对方一剑之后，跟着便以石壁上棍棒破剑之法，以扫帚柄当作棍棒，一棍将成不忧的长剑击歪，跟着挺棍向他剑尖撞了过去。

假若他手中所持是铁棍铁棒，则棍坚剑柔，长剑为双方劲力所撞，立即折断，使剑者更无解救之道。不料他在危急中顺手使出，没想到自己所持的只是一根竹棍，以竹棍遇利剑，并非势如破竹，而是势乃破竹，擦的一声响，长剑插进了竹棍之中，直没至剑柄。

令狐冲念头转得奇快，右手顺势一掌横击帚柄，那扫帚挟着长剑，斜刺里飞了出去。

成不忧又羞又怒，左掌疾翻，喀的一声，正击在令狐冲胸口。他是数十年的修为，令狐冲不过熟悉剑招变化，拳脚功夫如何是他对手，身子一仰，立即翻倒，口中鲜血狂喷。

突然间人影闪动，成不忧双手双脚被人提了起来，只听他一